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八二・經部・禮類

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卷一至卷二十六)

〔清〕孫詒讓撰

.....

2297/02

粵昔周公續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維爰述官政以垂成
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
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聚以
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論佚百不存一而
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攷如虞書義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與甘
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
符會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閔章縛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
大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
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駭二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
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靡懈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
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

周禮正義

禮序

卷之五

大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
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臆定而手翔之哉其閔意眇指通關
常變權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
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閭閻之昵咸隸於治官官府
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
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
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擲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
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
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遠誦訓士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
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閒
若會四枝百脈而達於凶無或離閔而弗兜也其爲教則國有

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臬夫邦國所貢鄉遂所
進賢能之士咸造焉秀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
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二十黨學百有
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
率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尚不與此數推
之部縣置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千百倍徒於
是無慮大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
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
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
其忱惻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大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
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

周禮正義

禮序

卷之六

會司會天府大史臧其副貳成康既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
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
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
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
襲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它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
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漸滅者
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於河
閒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
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廣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
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頌之倫相與
擯廢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眾或謂戰國

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欲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賊索痛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妄說附託者之為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其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襲而卒以陪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未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杪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戲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為此經病即一二闕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鼓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順而方趾橫目而

周禮正義

禮序

二卷學禮本

五百四十五

直輸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為王父尸昏則以姪婦媵而從姑姊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與相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蒸盪則為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湛早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為文至今無改也祝敵拊搏無當於鏗鎗之均血腥全蒸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

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閑意眇固將貫百王而不敵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為治非齷齪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為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泉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升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即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既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擇彙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釋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

周禮正義

禮序

四卷學禮本

五百四十三

闕坤初於同治之季年始為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集刊 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彙括屬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然疏倍甚眾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繁私心未隱也繼復更張義例劉緜補闕廿年以來棄艸屢易最後遂錄為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善疏為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儒所論多闕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願惟秉賈疏闡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所能鈎稽而揚權也故略引其端而不敢馳騁其說觀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儼然孤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晷懷時局撫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閥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職則治

生之計陋隘而諸軀千紀者眾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絕潢斷港而斬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願徒奉周經漢注爲攷證之淵極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既寫定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傲一二舉舉大者用示藥榻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闕意眇悃理董而講貫之別爲專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篲先導則私心所企望而旦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瑞安孫詒讓敘

周禮正義

禮序

五卷學本
二百六十八

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

經本以唐石經爲最古注本以明嘉靖放宋本爲最精此本原出北宋葉輝明刻而在諸宋本之上近黃丕烈有重校本今據此二本爲主間有譌掇則以孟蜀石經元石久佚今僅存宋拓秋官上下二卷首尾亦有殘闕拓冊藏湖州張氏今據湖南周編修鑿論景寫本校又馮登府石經考異載有夏官廢拓今未見此刻之佳在兼載鄭注惟錄勘極疏譌掇衍不可枚舉又多妄增助語蓋沿唐季俗本難以依據及宋槧諸本阮元校勘譌所據有宋刻小字大字本余仁仲本岳珂本黃丕烈札記所據有宋紹興董氏本互注本今所據有陽湖費編修念慈所校宋婺州唐氏本建陽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又有明汪道昆放

周禮正義 禮 凡例

一 卷學本
五百零三字

岳本與阮黃校岳本小異參校補正其說於疏凡嘉靖本注譌掇顯然它本咸不誤者今徑補正不啻於疏唯單本是非錯出及文通義短據善本校改者始著之至版本文字異同或形體譌別既無關義訓且已詳阮黃兩記今並不載以祛繁冗近胡培暉儀禮正義阮福孝經義疏補陳立公羊傳義疏並全錄阮說俗本諸文塵穢簡牘非例也

陸氏釋文成於陳隋間其出最先與賈疏及石經間有不同所載異本異讀原流尤古今並詳議其是非善之於疏釋文據賈文強校本兼以阮氏校勘記及賈昌朝羣經音辨參訂之以存六朝舊本之辜較

賈疏蓋據沈重義疏重修據馬端臨文獻通攷引董道說隋書

經籍志載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與賈本卷帙並同董說不為無據唐修經疏大都沿襲六朝舊本賈疏原出沈氏全書絕無援引沈義而其修改之跡尚可推案如載師疏引孝經授神契一節本草人注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句釋義賈移人載師而忘刪其述注之文是其證至董氏謂賈兼據陳劬周禮異同詳則况備不足據也在唐人經疏中尚為簡當今據彼為本疏據阮校宋十行本近德化李氏有宋刊八行本殘帙遠出十行本之前未能毀校也訂譌補闕凡疏家通例皆先釋經次述注然鄭注本極詳博賈氏釋經隨文闡義或與注複而釋注轉多疏略於杜鄭二君異義但有剝駁略無申證故書今制筆竅闕如今欲橋斯失釋經唯崇簡要注所已具咸遜省約注文則與則

周禮正義
禮凡例
一 禮學疏本
五百一十

詳為疏證蓋注明即經明義本一母也今疏於舊疏甄采精要十存七八雖間有刪剝移易而絕無辱改且皆明楊賈義不敢攘善唐疏多乾沒舊義近儒重修亦或類此胡氏儀禮正義開賈賈釋郝懿行爾雅義疏亦多沿邵義竊所未安非唐學所敢效也

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盡然孔氏禮記正義敘備皇侃時乖節義左傳正義敘備劉炫習杜義而攻杜氏是也鄭學精母羣經固不容輕破然三君之義後鄭所讚辨者本互有是非乾嘉經儒攷釋此經間與鄭異而於古訓古制宣究詳瑣或勝注義今疏亦唯以尋釋經文博稽眾家為主注有倍違輒為匡糾凡所發正數十百事匪敢破壞家法於康成不曲從杜

鄭之意或無諄爾

古經五篇文極事富而要以大宰八濩為綱領眾職分陳區診靡述其官屬一科敘官備矣至於司存攸寄悉為官職總楊大綱則曰官濩若大宰六典八則之類詳舉庶務則曰官常若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以下至職末皆是也而官計官成官刑亦錯見焉若大宰職未受會則官成也大計羣吏則官計也詔王廢置誅賞則官刑也六者自官職官常外餘雖或此有彼無詳略互見而大都分繫當職不必旁稽唯官聯條緒紛緜脈絡隱互嫩見百職鉤覈為難今略為甄釋雖復疏闕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

議禮羣儒昔偁聚訟此經為周代法制所總萃閎章緝典經曲周禮正義
禮凡例
二 禮學疏本
五百一十

畢駭而侯國軍賦苞何膠於舊聞明堂辟靡服蔡騰其新論兩漢大師義詰已自舛互至王肅聖證意在破鄭攻瑕索疇偏戾尤甚然如郊社禘祫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唐疏各尊其注每多曲護未為閎通今並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黨伐以示折衷

此經在漢為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大小戴記及公羊春秋並今文之學故與此經義多不合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駁陳允宜精擇今廣徵羣籍甄其合者用資符證其不合者則為疏通別白使不相蔽捉近儒攷釋或綴粹古書曲為傳合非徒於經無會爾復增其紛紜如惠士奇禮說義證極博而是非互陳失在每樣至沈夢蘭周禮學而新奇繆

甚矣又陳與毛詩傳疏及鄒漢助諸書偶識諸書說禮亦多此
失學者詳之今無取焉

經文多存古字注則多以今字易之如敵漁法聯連頌班干
於攷考示賦賦視政征發序衰邪我災茲鮮查奈辜罪理埋副
刮壹一與栗穰暴敷核毓育音省熒美媚烟匿抵辨觀御數
繫敏叩疆強替筮鏗風果禪響煮嗒呼雷雷器韶侑有歛吹幽
彌虞錄對兆寤夢擇拜儲稽遠原參三凡四十餘字並經用古
字鄭則改用今字以通俗今字者漢人常用之字不拘正段也
考工記字例與五官又不盡同如穀作網擊作穀之類又五篇
古字如致致晦于舉諸文記並從今字疑故書本如是矣宋元
刻本未通此例或改經從注或改注從經遂滋歧互非復舊觀

周禮正義

禮凡例

四

五百二十字

段玉裁漢讀考及阮黃兩記舉正頗多尙有未盡今通校經注
字例兼采眾本理董畫一或各本並誤則仍之而表明於疏經
連字體咸依唐石經嘉靖本岳本參互校定注疏中間有隋唐
以來相沿俗書如總總歎歎亂之類形聲自別以承習既久
姑仍其舊唯疏中蒙案間用六書正字以崇古雅此自是鄙書
私定義例不敢以是盡改古書也至經注傳譌或遠在陸賈以
前爲段阮諸家及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刊正者則不敢專輒改
定並詳著其說於疏俾學者擇焉
此經舊義最古者則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謂古文周禮說
也或出杜鄭之前次則賈逵馬融干寶三家伏誥亦多存古訓
無論與鄭異同並爲據拾近世所傳有唐杜牧攷工記注一卷

義指身陋多襲宋林希逸考工記解說爲託顯然今並不取至
於六朝唐人禮議經疏多與此經關涉義既精博甄錄尤詳凡
錄舊說唐以前皆備舉書名宋元以後迄於近代時代未遠篇
帙見存則唯著某云以省繁碎大氏宋元明舊說多采之王與
之訂義陳友仁集說及官纂義疏至 國朝諸儒攷釋則以廣
東學海堂經解江蘇南菁書院續經解爲淵藪此外如吳廷華
疑義李光坡述注李鍾倫纂訓方苞集注析疑莊有可集說蔣
戴康心解及林喬蔭二篇陳數求義黃以周禮經通故之類唯
吳書僅見傳鈔殘缺甚書亦未有梓本餘咸世所通行故疏中
並唯著姓名不詳篇目也至如許珩注疏疑之疏後壯有可
指掌之武斷若斯之屬雖覽涉所及亦無譏焉間有未允則略

周禮正義

禮凡例

五

五百二十五

爲辨證用釋疑悟宋元諸儒說於周公致大平之迹推論至詳
而於周制漢詰或多疏繆今所舉擇百一而已宋元迄今訓釋
既多雅擇其義據通深者錄之或一條之中是非錯出則爲芟
副取類以歸純粹凡有繆迂悉不暇論也
天筭之學古疏今密然此經遠出周初鄭詁如圓率則徑一圓
三天行則四游升降並據九章考靈曜雖法數疏闊而以古術
釋古經致爲塙當今疏惟考工一篇輪蓋周徑校密率於圓觚
柯榻倨句語弧角於西筭餘咸據古誌緯史志及唐以前筭經
古經爲釋後世新法古所未有不可以釋周經及漢注也如鄒
伯奇學計一得以西法推大司徒土圭測景謂非營律時實測
雖據密率然非周漢人所知也

二鄭釋經多徵今制攷之馬班史志衛應官儀率多符合良以
舊典隊文畱遺因襲時代匪遙足相比况晉宋而降去古彌遠
政法滋更北周李唐建官頒典雖復依放六職而揆之禮經多
不相應故此疏於魏晉以後儀制槩不援證惟州國山川宜詳
因革故職方輿地備釋今名以昭徵實之學

舉證古書咸揭篇目以示審端所據或宋元舊槧或近儒精校
擇善而從多與俗本不同其文義殊別有關指要者則於疏中
特著某本非恆例也佚書則咸詳根底或兩書同引而互有省
改宜兼采者則兩著之用懲凡造兼資覆勘近代佚書輯本甚
驟然多舛誤難據若劉逢祿論語述何以何晏論語集解爲何
佚說佚文乃沿北堂書鈔陳禹謨本之誤陳氏詩疏以儀禮經
傳通解說五門制爲尚書人傳佚文乃沿董豐垣輯本書傳之
誤並出討數不審故有茲失昔儒說解援據古籍或尚沿俗本
及刪改舊文義指未備者今並檢元書勘正此區校讐非改竄
也

周禮正義

禮 凡例

六 卷之四十八

周禮正義卷一

瑞安孫詒讓學

天官冢宰第一 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
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
職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使主一官之事也疏天官冢宰
第一者陸氏釋文云本或作冢宰上非餘卷放此案漢書藝文
志云周官經六篇此其舊題也漢志著錄本於劉歆七略是西
漢經本皆官別爲篇東漢以後賈馬諸儒爲之傳注每篇析爲
二卷至於篇題相承無改鄭君作注揭習亦同故士冠禮賈疏
引鄭序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蓋合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
篇數之厥後陸音賈釋及唐開成宋嘉祐兩石經錄目並同釋
周禮正義 禮 一 卷之四十九

周禮正義

禮 一

一 卷之四十九

文所載或本篇別上下而無第一之題蓋傳錄者所改易非周
經漢注之舊故陸賈諸儒並不從也 鄭目錄者隋書經籍志
云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唐書經籍志同故與經注別行宋以
後單行本久佚此周禮目錄六篇賈氏於六官篇首具列舊文
爲之疏義今亦據而釋焉云象天所立之官者六官分象天地
四時冢宰爲六官之首總建六典故象天也云冢大也者爾雅
釋詁文尙書周官孔穎達疏引馬融周禮注同賈疏云下注對
大宰則云冢者大之上此不對大宰故云冢大也云宰者官也
者說文戶部云宰舉人在屋下執事者引申之凡官吏皆得稱
宰此經有大宰小宰宰夫內宰里宰春秋卿大夫冢宰采邑之
長亦多稱宰則宰之名通於尊卑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

篇說文王受命改制之事云名相官曰宰據此是相官名宰始於周代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司馬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大宰不與五官同舉鄭注以爲並設制然孔穎達疏引鄭志崇精周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厥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鄭意殷五官亦並太宰爲六卿大宰厥時已爲天官總攝六職董子以相官名宰爲周之改制殆未足信太平御覽職官部引仲長統昌言云冢宰堯官也亦不知何據班固白虎通義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公羊僖九年何休注呂氏春秋

周禮正義

禮一

五百三十一

季秋紀淮南子時則訓高誘注並訓宰爲治與馬說同釋文引千寶周禮注云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和之中和曰宰諸家之說並偏舉一端不若鄭義之開通也云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者明冢宰衆天取兼總六職之義荀子王制篇云本政教正法則兼舉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爲史免盡而弗庶不倫冢宰之事也云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使主一官之事也者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云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大宰即王之相故亦不以職事名也賈疏云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言司此天官則兼攝羣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

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

周禮疏周禮者全經之大名也漢以前經本並小題在上大題在下故此題在篇第下陸氏毛詩釋文云馬融盧植鄭玄注三體並大題在下是也此經史記封禪書漢書禮樂志及河間獻王傳並稱周官義文志本於七略則稱周官經斯蓋西漢舊題隋書經籍志云周官蓋周公所建官政之法是也若鄭衆以爲卽尙書用官則賈疏引馬融及鄭序已廢其失矣其曰周禮者荀悅漢紀成帝篇云劉歆以用官經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禮經置博士釋文敘錄亦云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爲周禮案漢書王莽傳歆爲國師在始建國元年而居攝三年九月歆爲義和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已云發

周禮正義

禮一

五百三十四

得周禮以明殷暨又引司服職文亦稱周禮然則歆建周官以爲周禮疑在莽居攝歆爲義和以前陸謂在爲國師以後未得其實通羣諸文蓋歆在漢奏七略時猶仍周官故名至王莽時奏立博士始更其名爲周禮殆無疑義左文十八年傳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又閔元年傳齊仲孫湫曰魯猶乘周禮昭二年傳晉韓起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歆蓋以周官故名與尙書稱混而此經爲周公遺典與士禮同爲正經因采左氏之文以爲題署義實允當東漢之初杜馬諸儒咸傳歆學鄭序謂鄭少贛鄭仲師衛敬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而馬氏自序則稱周官傳鄭仲師諸子晁氏兩注亦稱周官諸家解詁久佚其

題周禮與否今無可質證若鄭君作注則正題周禮故冢宰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又冬官目錄云古周禮六篇畢矣其二禮之注按舉此經咸不云周官隋經籍志載漢晉諸家注並題周官禮蓋唐人象采二名用以著錄非其舊題矣周禮之目始於劉歆而定於東漢經師其輟蹟固可尋也又禮器云禮禮三百曲禮三千鄭彼注云禮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案鄭意蓋以此經為禮禮儀禮為曲禮曲禮孔疏云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禮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義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

周禮正義 禮一
四 卷學社本 五百三十六

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今案漢藝文志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注從韋昭說亦以禮經為周禮又引臣瓚云禮經三百謂冠昏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瓚說最析足正鄭章之誤蓋周禮乃官政之法儀禮乃禮之正經二經並重不可相對而為經曲中庸禮儀威儀專屬禮經與周禮無涉孝經春秋禮說所云禮禮義正經者亦無以定其必為此經鄭韋孔諸儒並以三百大數巧合遂為皮傅之說殆不足馮荀子正名篇云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爵名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然則秩官之制莫備於周此經建立六典洪纖畢貫精意眇指彌綸天地其為西周政典焯然無疑故劉歆以為周公致太平之道鄭申其說定為周公攝政六年所制具詳

後注至其傳授崇緒則賈序廢輿引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蔽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道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承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遂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為解達解行於

周禮正義 禮一
五 卷學社本 五百三十六

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為備多所遺闕然衆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為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鉅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此多多吾甚閱之久矣又云至六十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賈所引馬傳蓋即周禮傳序之佚文其言周官晚出五家之儒莫得見者五家蓋謂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禮記正義孔序引六藝論所謂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是也馬序所述此經隱顯原流最為條析且去古未遠當得其實漢書河間獻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

子之屬致獻王以孝景前二年立立二十六年武帝元光五年
莫然則獻王之得周官與周官之入祕府不知其孰先孰後要
與馬序所云武帝時始出之語不相悟也釋文敘錄載或說云
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
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隋經籍志云李氏上於河間獻
王獻王補成奏之杜佑通典禮篇說同左傳序孔疏亦云漢武
帝時河間獻王獻左氏及古文周官此則祕府之本即獻王所
奏但馬序絕未之及不知果足馮否至馬序云出山巖屋壁祕
謂荏蕪荒僻與淹中孔壁絕無關涉釋文敘錄引鄭六藝論云
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
禮六篇審釋鄭君論意蓋因古禮出於孔壁禮記周禮則得之

周禮正義

禮一

六卷四十一本
五百三十六

河間故兼涉二原不分區畛又云周禮六篇者亦由禪舉大數
冬官闕篇偶未析別鄭君禮學受之馬氏鄭論所說與馬序固
無戾也而曲禮孔疏乃謂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後漢
書儒林傳亦謂孔安國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斯
並誤會鄭指妄滋異論太平御覽學部引楊泉物理論云魯恭
王壞孔子舊宅得周官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
以考工記備其數楊氏疑亦因六藝論文妄撰此說漢書藝文
志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及許君說文敘備舉孔壁所
得經傳而並無周官足證范蔚宗及楊泉之誤況武帝本不信
此經購補之事必是虛妄禮器孔疏又謂漢孝文帝時求得周
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此尤繆悠之說絕

無根據者也惟漢禮樂志載孝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
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是時此經未出而得以校竇公
之書者考漢藝文志說河間獻王與諸儒采周官諸子作樂記
劉向別錄亦載獻王所修樂記其第二十二篇曰竇公是蓋竇
公獻書雖當孝文逮獻王得經後用相勘驗始知其原本足則
獻之與校本不同時不得據此而疑孝文帝時已得周官也此經
在漢為古文之學故說文敘稱周官為古文五經異義亦多稱
古周禮說書既晚出西漢之世絕無師說表章之功竇頓向歆
父子東漢之初博士罷廢袁宏後漢紀載章帝建初八年周官
與古文尚書毛詩同置弟子歆後傳授漸盛而今文經師若何
休臨碩之徒並發難端競相排斥唐趙匡五經辨惑陸淳春秋

周禮正義

禮一

七卷四十一本
五百四十六

某例復謂此經為後人附益宋元諸儒重性聰謬異論熾夥汪
中云漢以前周官傳授原流皆不能詳故為眾儒所排歆之於
古凡得六微逸周書職方篇即夏官職方職文一也藝文志六
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帝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
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大戴禮朝事章與瑞大行人小
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內則食
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口蒞卜來
文牛夜鳴則廬以下內饗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
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
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傳之七
十子後學者繁之於六藝其傳習之序明白可據如是而以其

既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若夫古之典籍白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爵祿漢博士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執是以讓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闕疑可也案汪說最允今檢校周秦先漢諸書毛詩傳及司馬法與此經同者最多其它文制契合傳者尤眾難以悉數然則其為先秦古經周公致太平之法自無疑義而俗儒不悟猶復妄有詰難皆鄉壁虛造不惑之論等語自節蓋無識焉

鄭氏注疏范氏後漢書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麻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公車徵為大司農以病自乞

周禮正義

禮一

遺家建安五年辛凡立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

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麻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神祕義六藝

論毛詩諸駁許慎五經異義答鄭孝存周禮雜凡百餘萬言案本傳鄭諸經注儀禮當作周禮其云禮記則通禮經及小戴記言之今本乃俗儒肌改非其舊也王洵唐會要司馬貞孝經鄭注議引鄭自序云遺黨綱之事述難注禮則鄭注三禮並在遺黨綱時賈序廢與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籍及子大司農仲師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胸之見明其所闕疑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難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

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掘厥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猶謙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讀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案此鄭周禮序佚文詩鄭諸序孔疏所云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是也舊蓋附三禮目錄今亦並佚賈氏所引亦非全文又與賈辨證語消涓莫辨今稽嚴文例審定錄之據禮序所述則鄭本從張恭祖受此經而所見解說則有二鄭衛賈馬五家之學蓋此經自劉歆立博士至東漢初而其學大興漢藝文志有周官傳四篇不著撰人歟即歆所傳也歆傳杜子春子春傳鄭與賈遠而與傳其子眾眾又自學於子春故釋文敘錄

周禮正義

禮一

云杜子春受業於歆遺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與父子等多

往師之後漢書賈遠傳又云父徵從劉歆兼習周官達於章帝

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是劉歆別授賈徵微子遠又傳微之學然則遠雖受業杜君亦自受其父學與鄭仲師同也鄭君此經之學雖受之張氏然鄭序不與二鄭衛賈馬諸君並舉蓋唯有傳授無訓釋之書而後漢書道鈞傳又云鄭眾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鄭玄則鄭又別傳馬氏之學羣書援引馬傳佚文與鄭義往往符合而今注內絕無揭著馬說者蓋漢人最重家法凡稱述師說不嫌蹈襲故不復別白也鄭所述舊說惟杜子春鄭少籍仲師三家最多自序所謂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今讀而辨之者也至賈景伯說見於注者止釋人一事

或以賈馬說解其時盛行故不備述杜鄭之義不顯傳於世故
風采較詳與又西漢傳注皆與經別行詩國風周南孔疏引馬
融周禮注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此蓋亦馬序佚文據
其所說則馬氏解始以注附經鄭君作注實沿馬例本傳蓋
鄭又著答臨孝存周禮難買序廢與云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
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何休亦以為六
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立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
迹故能答林碩之難義得旁通今案臨林字通後漢書孔融傳
三國志魏志裴松之注引續漢書董云北海臨孝存孝存即碩
字也碩與鄭為同里後進而所學殊異乃妄奮論難排竿古經
鄭隨事規駁持論尤正其書久佚今惟女巫及夏官敘官買疏

十卷學疏本
五百四十三

周禮正義

禮一

詩衛風伯兮大雅棫樸禮記王制孔疏引其佚文各一事餘並
不傳莫詳其說馬鄭之後訓釋周禮者釋文敘錄所載有王肅
注十二卷干寶注十三卷隋志又有伊說注十二卷崔靈恩集
注二十卷今亦並佚馬傳干注羣書開有徵引孤文碎義無關
指要惟鄭注博綜衆家孤行百代周典漢詰斯其淵樞矣
惟王建國建立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
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維邑治天下司徒職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
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疏
惟王建國者此以下天官一篇之序目也釋文引干寶云王天
子之號三代所稱說文口部云國邦也案大宰注云大曰邦小

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此建國即建邦之所居謂營都也周公
制官政之故在營都之後故五篇之敘並以建國發端 注云
建立也者大宗伯量人注同說文又部云建立朝律也引申之
凡立皆為建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者此鄭依
劉歆說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道也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
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
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鄭意作六典之職即制禮之一端也明
堂位孔疏云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
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
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即位攝政之
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

十卷學疏本
五百三十七

周禮正義

禮一

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
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
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為武王崩成
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月喪畢
成王時即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崩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
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
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
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謂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
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秋
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

救胤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案詩幽諸孔疏引王肅金縢注云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遺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即書傳孔傳所本鄭說本於伏傳然伏傳所云一年救胤即指武王崩之次年六年制禮作樂即救胤後六年鄭君則謂武王崩三年喪畢周公辟居東都一年至第三年成王迎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周公居攝元年至六年而制禮

周禮正義

禮一

五百三十七

作樂則六年為武王崩後之十年說與伏傳又異攷史記周本紀及魯世家並不云周公辟居東都反而後居攝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大傳所云二年克殷罪人自指武庚管蔡而言鄭以居東二年在居攝之前說殊未安竊謂周公攝政之年當以伏傳為正鄭王之說並失之矣云營邑於土中者釋經建國即指營錫之事也說文邑部云邑國也營邑與建國義同賈疏云即召誥云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是也立國必居地中者案尚書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鄭注云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為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據鄭此言則文武所居為非地中政教不均故居地中也案桓二年左氏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

鼎於洛邑則居洛本是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下為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云七年致政成王者亦明掌位文鄭彼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賈疏云必七年者洛誥云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注以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云以此禮授之使居錫邑治天下者釋文云錫水名也本作洛後漢郡洛陽改為雒案錫邑之錫不當作洛雖非後漢所改詳職方氏疏賈疏云此鄭解周公制禮必兼言建國於洛邑之意案尚書洛誥云周公曰孺子來相宅亂為四方新辟是使居洛邑也下云惠篤敘無有違自疾是授以此禮使之也案賈疏洛誥蓋槩括鄭書注義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孔疏引鄭書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孔申其義云周公制禮

周禮正義

禮一

五百四十六

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說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據鄭義洛誥是周公攝政七年所作而尚稱殷禮則周公作周禮雖在六年其班行則在致政時故明堂位孔疏亦謂成王即位乃用周禮是也錫邑即王城伏傳云營成周者下都也洛誥周公曰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詩王諸孔疏引鄭書注云澗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御覽州郡部引帝王世紀云周后稷始封部及公劉徙邑於豳至太王避狄徙邑於岐山之陽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暨文王受命徙都於鄆武王自鄆居鎬諸侯宗之是為

宗周及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周公相成王以鄭鎬偏處
西方職貢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土中於是遂築
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洛邑是爲王城名曰西周故公
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地理志王城本郊
鄆之地是以或謂之郊鄆故春秋傳曰成王定鼎於郊鄆河南
是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鄭鎬故書序曰成
王既黜殷命遷鎬在豐至懿王徙犬丘平王即位徙居洛邑及
敬王遜于朝之亂東居成周至赧王又徙居西周而失位案皇
甫謚所述最爲詳析蓋周公營王城將使成王遷都之然成王
不果遷仍居鎬京至平王東遷乃居之其成周本營以遷殷民
至敬王始徙王城遷成周遂爲王都至赧王復徙都王城而亡

周禮正義

禮一

五百四十六

王城於職方氏九州在豫州之域在今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
成周在縣城東二十里引司徒職文者證建國卽營也並詳
本職賈疏云鄭引此者破賈馬之徒建國爲諸侯國論議案考
工記匠人建國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是建國本合兩義鄭以
下文云辨方正位故以此建國爲營雖不從賈馬說也辨方正
位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
立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爲規議日出
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
別四方召諸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上宅厥既得卜則
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泐越五日甲寅位
成正位謂此定宮廟疏辨方正位者釋文云辨本亦作辨盧文

昭云說文辨判也辯治也後來多通用詒讓案辨正字辯借字
魏徵羣書治要引亦作辯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辯方位而正則
正本此經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
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齊
景公新成柏寢之臺師開曰室夕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
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
以城矩爲之然則辨方位者所以定城矩與宮矩使無朝夕
也互詳大司徒匠人疏 注云辨別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賈師
大司馬注並同鄭司農云別四方者後漢書鄭興傳云興子衆
字仲師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案仲師作周禮解詁見鄭
敘與鄭大夫與爲二鄭敘所謂同宗之大儒故稱官以致敬司

周禮正義

禮一

五百四十五

異亦釋辨爲別與後鄭說同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干寶注云辨
方謂別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干亦從二鄭義云正君臣
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者先鄭以正位爲正朝位御覽引干
注云正位謂若君南面當陽臣北面卽陰居后北宮以體太陰
居太子於東宮以位少陽之類說亦與先鄭同後鄭不從賈疏
云案易緯乾鑿度云不易者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
坐子伏司農據而言焉云立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
以縣視以景爲規議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
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者此後鄭讀辨先鄭義故稱
名以別之先鄭釋辨方爲別四方而不詳其法後鄭引匠人文
增成其義並詳本職視本職作既此引作視者既視古今字經

例用古字注例用今字也詳大宰疏引召詰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者雒雒孔本作洛非下並同案此即周公居攝五年營雒邑之事也召詰上文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雒傳云肅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三月丙午肅於肅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宿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云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服攻位於雒泗越五日甲寅位成者於書作于此經例用古字作于注例用今字作於此注引書與上文于於錯出疑鄭本通作於也詳禮人疏雒傳云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

周禮正義 禮一 十六卷 卷之十五 五百四十五

所治之位皆成孔疏引鄭書注云泗隈曲中也云正位謂此定宮廟者明此正位與召詰攻位位成義同破先鄭正君臣朝位之說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即宮廟之位也書盤庚下篇云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孔疏引鄭書注云正宗廟朝廷之位又周書作維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乃位五官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足證營雒即正宮廟之位也體國經野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疏體國經野者方位既定大乃分國野疆域使內外別異也注云體猶分也者墨子經上篇云體分於兼也案此據引中之義也說文骨部云體總十二屬也本無分義以總爲一體分爲

衆體展轉引申亦得謂爲分故云猶分也凡杜鄭訓義之言猶者並本訓不同而引申假借以通其義釋文引于注云體形體義本逐人蓋分邦國之形體謂之體國猶制四方之形體謂之形方于義與此注亦相成也羣書治要注云體猶分邦畿之度亦與鄭義略同云經謂爲之里數者逐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鄭彼注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又遂師云經牧其田野注云經牧制田界與井也此經野亦謂制其里數爲之疆界若方里爲井是也羣書治要注云經野疆理其井廬也說亦略同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者據匠人營國文彼營國廟社朝市等皆分別營之即此所謂體國故引以爲證並詳本職疏云野則九夫爲井

周禮正義 禮一 十七卷 卷之十六 五百四十六

四井爲邑之屬是也者據小司徒文此即經野爲之里數之事故引以爲證亦詳本職疏賈疏云案載師職云家邑任稱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爲溝洫法無此方里爲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乃有方里爲井之屬但郊外曰野大總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故鄭大夫職云國中七尺野自六尺是城外則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口野但鄭據小司徒成文而言案此野爲國城外至五百里盡之通稱經野實兼溝洫井田二法言之先鄭偏舉一端以見義耳又鄭遂以外四等公邑亦當制井田鄭賈謂公邑無井田非也詳小司徒匠人就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疏設官分職者國野既分又廣